

卷之五

杲堂文鈔卷三日

序

黃先生六十序

戒菴先生七十序

王無界先生七十序

壽李母朱太孺人七十序代

林視公先生七十序

閻再彭六十一壽序

嘯堂和尚六十序

高辰四五十序

送范國雯北行序

送萬公擇授經石門序

送萬克宗授經西陵序

送董翼子遊江北序

送萬季野授經會稽序

送董翼子第二序

送萬允誠之滁州市幕序

送萬貞一遊江右序

送介公北行序

徐遂生先生六十序

族叔叔範先生八十序

陳太母謝太夫人六十序

果堂文鈔卷三

甬上李鄴嗣著

男 嗽 較

姚江黃宗羲選

孫世法重訂

黃先生六十序

歲在巳酉姚江黃梨洲先生年六十吾黨二三子將昌文
 祝先生之年余時方苦肺未及作也已而萬生允誠傳先
 生所作辭祝年書具言遭忠端公之難雖餘生尙存不當
 受祝某讀之而自傷所遭與先生畧同輒爲泣涕交橫下
 也蓋斯情斯痛惟先生能言之惟某能知之二三子皆值

人倫之常固不知其言之極哀也。故余謂先生今日凡世俗進觴之詞俱卻之可也。至若吾黨之言則非復一人之私也。爲吾道之重也。爲天下後世言之也。卽先生欲卻之而不可也。昔者夫子之門惟曾子爲最少而于聖人之傳獨得其宗。及夫子曳杖之年。曾子祇二十七歲耳。而論語至記曾子述小旻之詩。故先儒謂學論二書俱屬曾氏之門人。述其師所授。故其書晚而始出。夫天使曾子後夫子而生。得盡發其微言以教萬世。而卽以有子思子以及孟子之傳。斯則曾子當先後受授之際。其身任吾道之重若

此孟子旣歿千餘年而有宋諸大儒起。後三百餘年而有陽明子復。百餘年而有子劉子先生。少侍教于劉門。得傳其學。及子劉子從容盡義先生日侍其側。年祇三十有五耳。自後晦昏風雨。先生抱戢山之遺書。伏而不出。更二十餘年。而乃與吾黨二三子重論其學。而子劉子之遺書亦以次漸出。使吾道復顯于世。有以待夫後之學者。是則先生之功固亦劉門之曾子也。且史傳謂夫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今先生年十七卽上書伏闕。下訟忠端公之冤。手操長錐。刺闖奴名震天下。退而奉太夫人。色笑六

身堂文集卷三
十年如一日忠孝淵源比于曾子宜其得子劉子之傳而
先生更以一身上窮六經之源下泛百氏之海採二十一
史之林旁獵方技諸家之圃使吾黨共折衷于先生足以
自信如望天樞而知北望天梁而知南也傳曰高山仰止
人師難逢生斯世也舍先生其誰宗耶况先生所著述足
爲重于世而其書尙未成者多矣今先生之識方與齒日
進聰明不衰一年而成一書未可量也是則先生之身如
蒼宮碩果得久在于斯世固吾黨之所深幸而萬世同瞻
者也余故曰凡吾黨所言爲斯道之重也爲天下後世言
之也先生豈得而辭之若夫畢天之痛齒髮可銷先生方
與余相對而欬歔者猶屬吾兩人之私矣

壽戒菴先生七十序

歲戊申二月同堂長兄戒菴先生年七十第某敬觴于先生之前曰竊聞人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先生今日逾于下未及于中漸進而上壽百年其觴方未已然某竊欣欣然爲今日一觴則曰此非徒爲先生壽也併以壽諸兄弟也亦自壽也蓋自某爲兒時及見封少司馬龍麓公年八十有九大父參軍公年八十有六華髮顏行爲李氏祭酒其後諸父凡七人惟忠毅公七十七玉淵先生七十有五奉直公七十其視大父時爲少衰矣至余輩再從兄弟十八

人今存者裁八人行俱在戒菴先生後而前此未有一人
至七十者其視諸父時爲益衰矣世漸下而人漸無年每
惕然念之此豈無所以致之與夫自其所見參軍公與封
少司馬公俱有盛德里中述其長者行至今不容口將所
謂仁者宜壽而再傳以後漸不能及與又所見二公一褐
袍數十年一楮扇數十年不祭不設肉不宴不兼味所謂
嗇取者奢與之而後人漸不能及與抑二公時天下盛平
屢豐年夜臥不畏吠犬耳不聞鳴鏑所謂和樂之世老人
嘻嘻而後人所遭大不同與其所以致此者果然與尙憶

前歲戒菴先生苦病甚篤諸兄弟深憂之已而先生病稍
起體中漸復飲啖如常時更能火下細書如此復數年而
先生竟七十矣先生平生奉先人之教未嘗敢失年未五
十輒誓墓不出去所居二十步治圃三畝植竹百餘竿花
木翳如先生日吟嘯其中晚年所手鈔書尙百餘卷諸侄
亦善侍養先生日引酒數觴泰然遣放不復以世務關懷
此其道俱當得永年且傳曰盛衰相循環天之道也今吾
輩兄弟自再從十八人推而三從四十九人先生行在十
五前此旣無一人至七十者而先生今至其年此所謂衰

極則將盛日行陸極短則更長從此而先生之年未可量也。卽後此諸兄弟之年俱未可量也。蓋吾從兄弟同居者七人先生而下爲簡仲二兄更二年亦七十矣其四人俱將六十矣卽某齒最後去先生二十三年然得從先生杖履一觴一咏至先生如龍麓公時卽某亦將爲七十人矣。某初序先生病起詩謂先生當年過織簾先生今其言已漸驗又願先生爲太末徐文楚使兄弟皓首相對史家書爲盛事固皆自今日一觴始也故曰非徒爲先生壽也先生笑曰甚善請得舉臬堂之觴以觴諸弟焉因次爲序

王無畀先生七十序

晉人妙于言理莫如王逸少其序蘭亭集曰雖暫時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言往者之易陳也至其集詩復曰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言來者之常新也蓋盈天地間所見萬象紛紜惟藉日新以續舊不廢是以受氣之新者生受氣之過者衰受氣之陳者腐盡物皆然而文人以筆墨成文章最先受之古今作者之雄惟推司馬子長韓退之子長盡取尙書左氏古詞變以今文其所極網羅雖本舊聞而體俱出創構故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數見不鮮其能

奇乎。迨東漢以降，至于唐中葉，文人陳陳相因，其衰甚矣。退之出而始身與斯文之重，然其所力任，惟曰陳言之務去，而自以爲難。蓋積陳至千年，所當務去，不僅在于言也。必先洗其心，澆其府，疏其脈，剔其髓，始得取宿見宿聞之陳物去之，至盡而後可以更受天地之新。斯所以爲極難也。且退之所謂獨難者，非徒能不同于人也。卽其自爲古文，詞與有韻之文，出自一手而亦絕不同。蓋文自東漢而後，作者俱用實，而退之獨用虛。詩自初唐而後，作者俱善用正，而退之則更用奇。後三百年而有宋，諸大家起，斯文

復興，然求其一人之身文與詩能分道而出，而各以全力注之，退之之後，惟子瞻一人而已。餘俱不能及也。以兩公能無所不新也。請端以詩言之。四唐以來，作者時有至近日北地，歷下相繼立幟，而詩之道益衰。斯則學者之過也。余嘗謂竊討一時詩人，其所錄樂府、鏡歌善哉。諸行古詩，獨蘇、李十九首、曹、劉所作七言律，更爲加意。惟盛唐岑、王諸家最擅名之篇，總錄可百餘首，其堅奉以爲矩，爲度，其方稜尺寸，毫不可失，而但取所用物，稍出入于中，嘗約舉所用上客，則必馬、卿、叔、高、文，則端、草、玄、賦、虛、無、北、海、卽

樽中不豪非步兵。雖途窮無淚。法官苦釋之。獨勞將軍。惟
票姚頻見。凡張氏之子。盡有四愁。舉徐君之族。總下一榻。
但先發某題。卽可不煩揣射。而歷歷堪舉。達人跡之。真不
滿一笑。而彼方密室私傳。銀臂以相誓。謂不如此。不得爲
詩家正宗。斯誠可哀也。已于時亦有人思出而救其弊。或
以冥淡者空之。或以雕纖者詭之。或以諧蕩者蘇之。雖稍
得決其樊圃。而本弱易衰。去之無力。甚至欲取宋人之詩。
以掩唐而朽爛。益甚。世無退之。宜陳言之塞路也。吾里耆
舊王無畢先生。生平爲詩。未嘗有所剽竊。傲擬以自附于

前人。惟自極其意匠。慘澹而出。雖或思理屈曲。使讀者不
能驟解。而先生益自喜。至一時詞家。陳言則避之。若讐棄
之。若弊苴。片言雷同。便有慙色。此真余所樂與論詩者也。
今年先生年七十里。中諸公俱有所贈言。爲先生酒。而余
則獨與之論詩。且天地之德。惟日新。乃能生生。今先生齒
登七十。而其發爲詩文。有朝心無暮色。日吐陳茹新。以取
適于俯仰之間。卽此知先生之年。方不可期也。余惟有與
之論詩云爾。

壽李母朱太孺人七十序

代

人。臣。有。大。勲。勞。于。國。家。其。後。必。昌。不。佞。束。髮。時。竊。見。同。里。諸。老。先。生。其。中。風。儀。山。立。顧。盼。爛。爛。然。望。之。甚。偉。則。李。忠。毅。公。標。也。時。公。解。貴。竹。園。甫。還。里。名。重。心。竊。嚮。往。之。及。公。既。下。世。其。諸。孫。五。六。人。名。睿。者。最。賢。睿。字。思。曰。爲。人。溫。恭。有。緼。藉。善。文。章。此。真。忠。毅。公。後。人。也。久。之。不。佞。旣。削。跡。隱。里。門。思。曰。乃。儼。然。見。臨。請。得。不。佞。一。言。爲。其。母。朱。太。孺。人。七。十。觴。不。佞。謝。曰。唯。唯。君。家。忠。孝。世。門。傳。在。人。口。然。不。佞。間。讀。左。氏。傳。凡。寡。婦。自。稱。曰。未。亾。人。言。瀕。死。而。尙。未。死。也。

若君家太孺人則其爲瀕死益甚太孺人朱兗州公女孫歸忠毅公仲子博士君公初以大中丞撫貴竹軍博士君從行至數月而卒于宦舍時思曰方幼公疏所云臣惟一子一孫尙在襁褓其一孫卽思曰也太孺人日夜攜思曰哭博士君匱前日所未從君九原爲此三尺孤耳及忠毅公被圍急常言遇難必先殺一家然後自殺因盡以刀繩授家人使倉卒得自爲計太孺人哭受謂公曰大人無憂兒輩必不辱賊手時署中食絕惟日取故牛馬糞及埜草雜煮啖之思曰適發痘太孺人覺得白梁數粒投沸湯飲

之痘漿輒起歷三百日而圍解城中才餘男婦二百二十人太孺人母子出貴竹城門得不與十萬人同死而與二百二十人同生此真所謂瀕死而尙未死者也太孺人歸後日夜課思曰讀書思曰旣漸長能自成立至太孺人年五十而忠毅公謝世復二十年太孺人鶴髮尙強飯適當誕日思曰率其家人前跪奉爵爲太孺人壽而思曰所知交遊俱登堂以次上觴尙有其大父父時故客華堂無恙坐食依然而太孺人春秋遂七十矣昔漢書載耿恭守疏勒力戰踰年僅餘吏士十三人入生入玉門不爲大漢耻惟

忠毅公有之南史載垣曇溪妻鄭氏從夫至交州夫死鄭氏獨攜其幼子文凝萬里還郡親授子經惟太孺人有之夫忠毅公提五千疲卒當獬鬼十餘萬血戰經年矢盡鼓死而卒全忠勇得以一片孤城手還君父卽太孺人亦不敢遽從一刀一縷竟得抱七歲兒歷鬪饑火中間關還里教子四十年以至今日蓋忠毅公所以報社稷與太孺人所以報李氏忠臣貞婦卒能成事以不負國家其志一也思曰能奉母訓成令名固不媿垣氏子而東京惟耿氏子孫貴者至數十百人則李氏之門方將日興所謂人臣

有大勲勞其後必昌固無疑也請以是言爲太孺人觴

壽林視公先生七十叙

前數年林視公先生宜貢于鄉舊制凡應舉者長吏勸之
駕至長安對策率拜郡縣學博士其能事上官有得位者
爲推挽可望遷縣令稍遷至監郡贊治先生辭不就先生
家貧非薄貢身者曰義有所不敢諸君子謂先生節最高
皆贈先生言先生年四十餘左目瞢不見治之不復已聽
之前年偶登浮屠觀左瞳忽熒熒以意大詫之歸數日試
掩右目視則已辨人須眉踰數日試專左視則已能辨蟲
腳書蓋先生一目失光十九年復瞻白日諸君子盡奇其

事復以詩文貽之先生能達觀自爲生藏每佳日命僕夫荷盃攜一卷詩日造飲其所人過問之先生笑答曰卜吾真宅愛此寂居遊雲翩翩古今無期蓋有劉參軍陶彭澤風流諸君子皆慕先生爲傳記益多今年先生壽七十先生屢命予曰子宜有言余謝曰僕無以益先生夫壽先生前此三者備之矣傳云犧牛衣文繡不若山麋翠鵠不能全其身惑于餌也先生旣避世不仕遺榮者寶其年是宜壽一凡老人髮再茁者黃齒重栴者兒皆能壽況目主靈鑿內視若昏神光復生可知先生所養是宜壽二古人有

云惜生者不生達死者不死先生曠觀幽明怡然一豁方將趨無友而獨存是宜壽三且凡先生所爲極難余見今人爲諸生應有司試苟有可先容不惜顛蹶拜請異時諸君多冠進賢冠結紫綬軒蓋相望閭里間已而俱講之所復上奏牘公車次得更試于鄉雖其人已衰持不律兩目遠注離尺許戈畫俱出卷格外尙匍匐不宥休垂老家居惟日買善田營廬舍爲久遠計言偶及不祥輒唾之出門聞挽歌聲則塞耳不聽持此輩較先生一霄一壤豈可並口論哉先生名侍御子爲吾家倩有文名兄弟四人長者

官吏部侍郎少弟曰萬葉能詩工樂府與余善余嘉先生
義高能養明而達死生若此因復壽先生言

閻再彭六十一壽序

士。不。得。不。同。人。所。有。吾。亦。與。俱。有。斯。其。同。也。然。同。則。不。傳。
士。不。可。不。異。人。所。無。吾。不。與。俱。無。斯。其。異。也。然。異。則。傳。人。
但。苦。無。所。見。異。耳。淮安閻再彭先生其人風格最高夫人
清河丁氏有賢名再彭稱爲濟陽君再彭生丁巳重九後
一日濟陽君少一歲生重九前六日方再彭五十時賢子
若璩請奉觴先生笑曰徐之以待來年至濟陽君生日始
並舉觴人俱曰五十稱觴之始壹與之齊使無所先後此
夫婦之義也或曰儉也各用其半也然此事高門大家常

有之再彭偶爾同俗亦無足傳及再彭年五十八濟陽君棄世後二年再彭六十若璩復請爲壽先生愀然曰吾昔五十待濟陽君而合觴豈遂以存歿相判亦命至次年仍在濟陽君生日乃進觴虛其並席壹如在者此則凡高門大家所絕無也余每見今人喪嬾至服除而再娶已爲合禮況靈爽再周旣當情盡卽夫嬾本同生日亦必先奉生者之觴後酌匹者是亦人之常而再彭獨不以爲然誠有足風世者然則再彭此一觴前一年亦不減悵恍之情後一年遂足增伉儷之重以其異也異則可傳也且余聞再

彭爲人性忼慨尙義喜延攬四方奇士坐客輻輳濟陽君親修具出中厨豐饌款客極驩同時第一流若徐州萬年少沛縣閻古古袁州張芑山南昌王于一每過眷西堂輒流連彌月方去再彭得其贈答之文藏若拱璧然此數公並文章宿老自大江南北一時操觚之士翕然相推品目已定再彭與諸詞人同好亦無足傳至吾鄉甬上在東洲天盡處吳中風氣三江隔之況若余衰廢銷形匿影名不出孝女江者幾四十年身不出伍相江者幾二十年往來標榜俱所不及今若璩方徧徵當世名士之文以爲壽而

再彭獨手書致吾鄉太白獻公惟慕得杲堂一文以此自
娛一札不已至於再三皇皇然慮不副所請此則諸操觚
詞家所絕無也況事在踰年所徵四方名文應已畢至再
彭以次欣賞量副所望然則再彭今日得杲堂一文不足
益其重闕杲堂一文不足損其重而獨遙從人外之友苦
索諸家品藻未及之作斯其異也異則可傳也余故曰士
不可不異使無所見異卽再彭之人尙未傳也使無所見
異卽杲堂之文亦不得也

獻堂和上六十序

自數十年以來吾黨栖心蔽影多在名藍精舍間復藉有
一二釋老傾心延納相從爲人外之遊余嘗謂今日諸釋
和上吾黨之臯伯通孫賓石也今日所在諸梵林高士之
閑居逸民之別墅也若今王天童獻堂和尚則尤吾黨之
最重者獻公起家巴郡少讀書風儀朗朗年未二十輒苦
謝俗遠出家偶客吳中與西陵胡彥遠定交兩人從學道
氣志甚勵旣而公名德轉高遂受記山翁老人之門望傾
朝塾共推爲釋門師象及出主西陵佛日時彥遠已死公

身。着。高。履。爲。起。墳。刻。其。遺。草。三。吳。名。士。競。集。招。提。未。幾。來。
至。天。童。山。翁。老。人。親。送。公。入。院。併。屬。公。在。老。此。山。不。得。中。
辭。任。重。于。是。甬。上。諸。賢。復。從。公。遊。方。公。至。郡。惟。從。一。侍。者。
不。持。杖。拂。飄。然。造。余。遂。爾。披。衿。解。帶。各。極。流。連。余。同。梨。洲。
黃。先。生。入。山。公。爲。登。法。席。示。衆。客。有。昌。黎。至。此。設。供。上。坐。
異。日。公。以。事。過。西。陵。更。爲。彥。遠。葬。父。母。聞。者。感。其。義。至。泣。
下。初。吾。友。陸。辛。齋。嘗。稱。公。歎。堂。先。生。余。贈。公。詩。亦。有。曰。諸。
方。今。大。老。吾。黨。亦。先。生。卽。公。領。襲。人。中。人。外。風。格。畧。可。見。
矣。歲。己。未。菊。月。爲。公。六。十。公。諸。大。弟。子。慰。弘。于。石。輩。俱。屬。

余。乞。得。一。言。爲。公。祝。臘。余。謝。曰。竊。聞。東。晉。釋。和。上。遠。公。栖。
跡。廬。山。道。俗。宗。仰。一。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若。劉。遺。民。宗。
少。文。輩。俱。身。從。淵。匠。遊。道。餐。風。遠。公。年。至。八。十。餘。尙。與。時。
賢。情。眷。終。老。東。林。天。童。宿。號。小。廬。山。二。公。德。輝。相。映。千。載。
請。得。以。遠。公。道。臘。近。祝。歎。公。如。何。雖。然。余。嘗。讀。遠。公。東。林。
雜。詩。筆。徑。淵。妙。絕。非。宗。雷。輩。所。可。及。其。屬。諸。隱。士。染。翰。綴。
文。亦。無。足。副。其。望。者。卽。同。時。名。重。莫。如。陶。公。謝。客。而。康。樂。
之。心。雜。淵。明。之。心。遠。公。早。已。辨。之。是。則。遠。公。韻。中。意。中。惟。
有。一。淵。明。耳。且。兩。人。神。契。固。非。若。世。俗。所。云。許。飲。酒。卽。往。

見無酒輒攢肴而去作此狀也其去也適值渠前之虎嘯其來也適傳寺外之鐘聲兩人來往自有在不陌不阡之外吾故謂古來風流二老惟東林長老與東籬先生耳今吾歎公所與交時賢較諸張萊民雷仲倫六七君子不獨過之矣意更有一先生悠然心遠企腳北窗之下在歎公韻中意中者乎公聞余言亦笑而不答

高辰四五十序

萬履安先生末年始與余輩五人爲忘年交五人者徐掖青稍長其次高辰四余又次之余以下爲高且中沈哲先五君過從每不避風雨率聚萬氏艸堂履安先生在主席五君常列坐余左右眎各二人其坐介兩高之間辰四爲人體長文弱有羸形左髯數莖且中須長二尺目爛爛發聲訇然舉動有節且余顧盼兩賢得兄事辰四而不敢弟畜且中然此五君俱以文章風節自重歲寒相見各極標持余幸廁于中壹何盛也自履安旣歿喪我老成哲先爲

身堂文錄卷三
最妖諸人亦各雲散掖青客齊辰四客嶺外且中爲醫吳
中惟余以衰病不出思復與曩人款款出韭黍相對晨夕
邈若干載又何衰也數年以來掖青辰四俱倦遊而歸且
中歲暮負藥囊入門稍得重聚而且中云亾風味益墜因
憶余輩初定交余年二十五兩高各差一歲余方年少自
喜而位已在中次嘗笑語且中此髯坐吾下使人欲老以
此相謔今相去二十餘年掖青辰四齒落貌衰仍儻然坐
吾上而下席轉虛遂使予冉冉五十公翻遂循退居少第
之列人生朋友其存亾聚散與得年修短往往有不可測

固如此也然當且中盛時忼慷論天下事下筆言語喜籠
蓋人上每至風神銳發欲隱其兄而辰四意思淵長徐吐
一言常有深致晚年始爲文章簡淡有法貧無斗儲閉門
怡然昔蘇門先生謂嵇公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
然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此
辰四之學也吾知辰四此後年德日升其可量耶履安先
生向與陸文虎齊名文虎負才氣蟻跡一世落紙縱橫望
之俱辟易而履安被服雍容家門修整可法詩文冲然如
韋柳餘風流韻尙足陰映後人斯其所蘊藉可知也辰四

身堂文錄卷三
七

可謂逢企古入近希良友者矣。今歲九月二十七日爲辰
四五十末秋初冬。此古人所愛橘黃芋白亦足爲驩。請與
掖青辰四時爲佳集。追叙平生。余雖衰病得常坐風流二
老下。兄事有人。尙覺其少。斯則余所願也夫。

送范國雯北行序

自十年以來吾甬上諸君子盡執義梨洲黃先生門先生
嘗嘆末世經學不明以致人心日晦從此文章事業俱不
能一歸于正于是里中諸賢倡爲講五經之會一月再集
先期于某家是日晨而往樞衣登堂各執經以次造席先
取所講覆誦畢司講者抗首而論坐上各取諸家同異相
辯折務擇所安日午進食羹二器不設酒飯畢續講所乙
處盡日乃罷諸家子弟自十歲以上俱得侍聽指讓雍容
觀者太息卽衰病若余亦得冒廁其間與諸賢一通彼此

之懷因自伏念世有黃先生固當身在弟子之列且少時
知讀五經畧解章句今四顧座上諸君其好學若此自作
入地便當重執經黃門垂老篤學亦應有成而乃仍與先
生叙三十年之交把手顏行一何其倨也已復自念先生
交滿天下如余者比亦當在泛愛中政不妨使先生交遊
中多此一人若竟翻然北面先生必以其一日之長使爲
諸賢舉首如是則斯道重遠千載宗傳豈以余之衰廢所
能負荷而自余以下其次長者爲陳夔獻范國雯此兩君
子俱有老氣健識毅然不回旣爲黃門高弟他日必能守

先生之學不負所授因遂循引卻更就朋友之位是余之
仍與先生叙交非敢爲倨也實其懦也亦其知讓也然從
此而余所心望于夔獻國雯兩君子亦甚重且遠矣今歲
適國雯將以事入燕去故鄉數千里客燕亦須經年始得
歸夔獻諸君俱心惜其去不得留余獨曰國雯之行固亦
吾道之光也當夫子之世吳越諸地盡號荆蠻而子游氏
獸踰江蹈淮從游于洙泗遂得身冠文學之科南方數千
載菁華盡從此闕及典午過江以後士子文章併在江左
其時蒼荒之日幾比荆蠻雖至于今猶然也今國雯爲黃

門高第盡得所學更負叢山之遺書踰江蹈淮歷齊魯之鄉北極燕中盡以所載書轉相傳授使人知今日聖學宗傳定在子劉子而其及門老成尙在講席重開一一見諸筆疏于是北方之學者亦爲丕然一變余知國雯必能力任其事矣豈非吾道之光耶雖然國雯家有大父年及九十且黃先生所著書十餘種俱未經詮次須及門左右之國雯念此二者豈能久裴回國門耶黃門弟子有董在中鄭禹梅在京師一年之後煩趣裴國雯使南歸吾黨旦日虛講坐以待之矣

送萬公擇授經石門序

吾友萬公擇授經于石門數年每春初出門至末冬始歸歸必過余余時時苦肺呼喞爲患羸然而衰仰眎公擇顏色克豫內腴外豐出言欵欵有序家人具午膳公擇飲啖有節被服雍容余自顧不覺形穢非公擇夙養粹然豈能至此公擇曰吾黨今日講經之會已稱極盛但尙須語語驗之躬行可謂片言領要又謂余曰君病易治只當以靜坐爲藥石卽如蘇公所云取道家煉養之法借靜處作四十九日坐亦宜及時爲之相屬再三余心善其語年來曾

數齋糧入山舍欲了此事而未嘗得滿十日坐家居亦有
閉閣時但苦作輟不恒終無所得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
坐半日讀書不患無長進此語在今日亦何可望梨洲黃
先生曰學者從喘汗中焉能下手且使從閒居以證其心
余謂一日喘汗自當以一日靜坐復之但明日逐逐喘汗
復下可若何日月更逝行向老矣子劉子曰百年一旦挾
以俱盡使塵土坐以無光猩猩顧而卻步斯言是當痛哭
因念公擇甚苦貧使亦家居不出婦病連年呻吟四壁豈
能無動于心今但畧爲措置使足給糜藥便可條然而去

既到學舍但以二時爲門人課業便可得二時靜坐二時
讀書矣且日日行之無有作輟自應長進余雖家有二頃
田可坐衣食但輸粟出錢田奴僇婢此中豈我輩人安置
面目所在兼以宿病苦人每遇寒月見風卽僵吸吸憊憊
未衰而翁求得氣體泰然門庭無事能作三時靜坐一月
之中可積幾日而公擇方且擁書南面端坐函丈之席吐
存茹養日積月新俯眎喘汗中人真碌碌不可丈尺矣今
歲公擇將復出門聯從火藥間寫此一通作別兼以自警
庶幾老而勉力以報知己且使公擇在館間讀此文卽有

家室貧病之念忽從中來便可融然而解矣

送萬克宗授經西陵序

吾友萬履安先生有才子八人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此
近世所未有也諸萬中公擇克宗季埜俱爲余定交余嘗
目諸萬曰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克宗又曰說經無
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克宗以荀氏八人慈明第六
而萬氏八人克宗亦第六也萬氏旣傳家學而復俱事姚
江黃梨洲先生得讀蕺山遺書黃先生教人必先通經使
學者從六藝以聞道嘗曰人不通經則立身不能爲君子
不通經則立言不能爲大家于是克宗兄弟與里中諸賢

其立爲講五經之集先從黃先生所受說經諸書各研其義然後集講黃先生時至甬上則從執經而問焉大易已畢業方及禮經諸賢所講大畧合之以三禮廣之以註疏參之以黃東發吳草廬郝京山諸先生書而裁以己意必使義通中有漢儒語雜見經文則毅然斷之務合于聖人之道至專經治舉業家聞之率其生平誦解所不及茫然不知所說爲何經也諸賢各相詰難俱在言論而克宗獨盡載之筆疏凡諸家之說各有所長則分記之吾黨所說有足補諸家所不足則附記之細書卷中一札每十餘行

行數十字余方具靜紙請克宗楷書一編以爲說禮定論而克宗適將授經于西陵造我而別余因謂克宗曰嗟乎六經之學其淪于蒙谷亦久矣此人心所由日晦而文章之事亦靡然而益衰也自吳中所推宿老前則弁州近則虞山然弁州生平著書惜不從六經入虞山下筆綜古今而史學多經學少此其所以病也今克宗行盡以其所傳授之及門使一時學者由甬上之學而遡之姚江由姚江之學而溯之蕺山因得究六經之義以折衷于聖人若水之先河自五戶三門而漸放于大海或源焉或委焉故曰

河者中國之經水也。其為有本之學如此。而修之于身。尚不能卓然自命。發之于文章。尚不能登作者之堂。吾所不信也。且吾黨講禮將畢。次及春秋。此經為夫子之書。大義微辭。學者莫能識。克宗其豫為潛思。仰窺筆削。吾黨行待以解。矇矣。

送董吳子遊江北序

吾友董吳子家有宅一壥。有田數十畝。已而奪其宅之半。為馬廐。田在江口。水洶不可灌。歲無秋。負租而吳子先司農喪。已垂十年。尚停堂北。裏事不可緩。太夫人在堂。白首喜猶健。飯而吳子無他兄弟。得以代其養。于是吳子貧日益甚。今年吳子過余。曰吾貧如此。勢必為一遊學于于貴人之門。倘得酬所望。吾事其有濟乎。余姑應之曰。唯唯。夫吳子今日著葛屨而行。使諸公視之。不若西華北叟亦已足矣。然要非所急之人也。吳子又無他長。惟工詩及古文。

詞又非當世所急之技也。而求其所遇。遂若于襄陽之于員生。得給所請之半。此真未可知之望也。噫乎。吳子以非所急之人。挾其非所急之技。以干于未可知之門。而欲顯藉此以盡其無可代之養。襄其不可緩之事。即使吳子審度之。其果必有濟耶。益未可盡必耶。夫以余所聞于古人及親而仕。願食三釜之粟。此今日所不可得也。又聞之一菽一水。盡其驩。可以養身。治凶功不假手一人。可以葬其親。此爲人子而貧之事也。凡吾所欲告吳子者。惟此耳。豈藉于遊哉。雖然。吳子已告其太夫人矣。方司農公爲孝廉。

盛時亦嘗作客。三吳間渡江。以北踰嶺外。歲滿其橐中。以歸太夫人。許吳子行意。謂吳子今日作客。倘如司農公盛時。則吳子勢必當一遊。以慰太夫人之望也。且天下事固不可知。倘吳子今日出門。所至虛左。諸公一讀吳子所爲詩文。詞無不把手。如平生驩。爭爲吳子起治。衰以還。而凡吾所爲吳子慮者。皆其憂朋友而過之者也。則吳子之事。不旣已大濟乎。然則余亦姑趨吳子行耳。因書其語以爲

序

送萬季埜授經會稽序

吾亾友萬晦菴先生與余爲忘年之交先生有丈夫子八人長孫曰貞一並稱令器可謂極一門之盛先生第七子允誠爲余壻因問業于予其諸子自第五公擇已下及貞一余俱與爲三世交至深余嘗論之曰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克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貞一至若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埜季埜爲先生最少子先生初未奇之也旣年十四五卽能取先生座上書徧讀之盡知大畧先生更

大奇之每向余輩輒稱吾家第八兒遂能至此當爲善擇
師友蓋先生交遊滿天下及末年所稱畏友惟梨洲黃先
生嘗與余輩言今日學術文章當以姚江黃氏爲正宗一
時若余與高且中諸人俱得少從黃先生遊則萬氏教之
也先生因使諸子盡事黃先生黃先生亦獨奇季埜及貞
一遂悉以所學授之自悔菴旣歿風流雲散余輩三四人
蕭然伏處放棄已極季埜兄弟更與所同研席諸人相與
論黃氏之學上溯蕺山以爲絕學宜傳人師難值于是里
中陳夔獻范國雯陳介眉諸君子俱得及姚江之門學者

蔚然一變則又萬氏教之也季埜于經學能與漢宋諸儒
辨及微甚于史學能取歷朝設官議禮兵刑田賦諸大政
盡考得其詳而尤善識三百年之文獻間發爲古文詞識
力深健不減歐曾爲詩亦能窺盛唐大家之室然性喜肆
力于學問或終年無所作黃先生嘗謂余曰以季埜之才
好學若此望諸君少待之無促使下筆俟積其胸中所有
一涌而出當盡爛然矣蓋黃先生心屬季埜之重有如此
今歲季埜將授經于會稽余適病肺喀喀蒸牀間季埜過
余曰某將行非某堂無以贈我余謝曰以余之衰病自棄

若此豈有以益季楚然季楚方學子劉子之學今戴山講
席重開黃先生身爲此堂之長絕學季興季楚至會稽登
其堂發其笥益見子劉子所未傳書親其衣冠琴車餘風
放○惠○必○更○愾○然○有○深○發○于○中○者○且○余○聞○諸○黃○先○生○曰○末○世
之○學○其○能○病○吾○道○者○有○二○一○曰○俗○學○一○曰○異○氏○之○學○然○俗
學○之○爲○患○其○鄙○易○見○凡○有○識○者○俱○能○救○之○而○異○氏○之○學○其
能○中○人○徃○徃○使○學○者○自○墮○于○霧○霾○而○不○知○其○晦○蒙○自○汨○于
波○濤○而○不○知○其○陷○沒○其○爲○害○彌○大○今○子○劉○子○之○遺○書○初○出
海○內○仰○止○此○堂○益○爲○四○方○瞻○聽○所○在○得○無○復○有○陰○持○異○氏
之○說○竄○入○其○間○者○乎○所○幸○黃○先○生○力○任○斯○道○之○重○季○楚○與
董○子○異○仲○俱○客○會○稽○得○從○黃○先○生○相○與○先○後○其○間○非○其○種
者○鈕○而○去○之○廓○如○也○是○則○余○所○望○于○季○楚○者○矣

送董吳子第二序

今春吾友董吳子將有江北之行同學故人俱擬古行路
難以叙別既數月矣余嘗讀古樂府所謂行路難大抵言
世路險崎交道浸薄丈夫有干于人躑躅行路間愾然而
嘆此其詩所以作也余每謂行路而未至有五難焉冒霜
暴日寒暑之難弱泥迅水舟車之難服勞任餒得僕之難
束裝收橐防暴之難移牀掃坐就邸之難行路而既至亦
有五難焉做袍曳屣造門之難重閣倨隸上謁之難設座
賜食承顏之難分光乞潤通辭之難薄饋少遺請益之難

今以異子之才而亦使奔走行路受此十難者此諸君所以爲異子嘆也已而異子治久不辦遂循未行三異故入與異子期者俱遺書相促異子姑謾辭以答之今復歲月矣一日異子始過別余余笑謂曰諸君譎行路難久矣今異子方行將無憚其難耶異子曰嘻僕之作客審矣豈復憚其難耶然諸君之所謂難爲難于行路而僕之所謂難更難于出門蓋以僕今日出門亦有五難焉垂白在堂儲養之難髻髮在膝屬教之難縣帖在門輸負之難客囊在庫取質之難積滂在田望糴之難余方了此五難者然後

得受諸君所謂十難者耳余乃嘆曰異子豈欺我哉彼行路難曰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又曰行路艱難不復歌故人榮達我蹉跎此異子他日之難也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此異子今日之難也彼諸君豈知異子一貧若此耶余因更擬出東門行以別之且使異子得持此以示三異故人非敢忘其約言也行矣行矣無更易期

送萬允誠滁州省墓序

余每見里中家乘其云先世自某方徙居吾鄉率俱在世亂時也自遭難以來三十餘年凡爲郡中將吏及從軍宅客死不得歸者其子孫俱爲亾者起墳墓有家余嘗笑謂曰君曹百年後俱此間氏族一世二世祖也吾先友萬悔菴先生本定遠人其先世故萬戶明威將軍諱斌當開國時以兵從下滁州遂命守之因葬其母丁太夫人于州鄉後萬戶公北征歿于陣家人藏公冠劍與夫人合葬墓側子鍾遷爲寧波衛指揮世其官始定家于鄞葬西山于是

萬氏兩世墓相隔二千里萬氏既世爲將至悔菴先生更以名孝廉起家爲天下模楷先生每渡江而北輒上其滁州先墓故人大司馬慈水馮公復爲萬氏立祠廟置人守之歲奉其祭祀自甲申而後先生不復渡江北久之先生亦歿至于今先生第七子允誠更與其長兄祖繩兄子貞一期復渡江省滁州墓旣治行余爲喟然曰余所見流寓諸人其子弟從來年尙少及父兄旣歿故鄉親屬畧盡言及先世丘壟茫如在異國亦有宋時舊家其遺墓歷在而中遭亂一二世傳其亦葬數里以內而竟不可辨蓋當喪

亂時兵奔馬奔塞于四埜故雖離家僅一二十年相隔數里以內而遺骨一坏遂無問者今萬氏父子兄弟獨能冒兵燹中芒屨齊二千里糧上其三百年以前先冢爲松栢培土修其家廟陳俎豆兩世肅拜祠下盡禮而後返觀其皇皇然行舉世所不急之事此誠賢子孫所難而足使一時流人盡動其哀感而不能已已者也萬氏可謂不愧世家矣雖然余抑有進焉允誠貞一固宿負經營用世才今旣至滁州覽其城郭行尋故萬戶公兵所從入處愾然追記其戰功望豐沛中陽故里近在咫尺異時芒碭雲氣今

作何采萬年石馬尚得無恙不吾知其忠孝之念當有悲
慨橫生而不自知其出涕者此又非余言所能盡矣

送萬貞一遊江右序

觀士于其所交同年比德吾之友也史稱班叔皮張伯超
所造門俱其父黨則進之矣鄭當時年少所遊知交皆其
大父行則更進之矣吾鄉萬履安先生所謂天下和雍也
士有不登其門者幾不得與人齒先生有才子八人長孫
曰貞一貞一生而不凡先生嘗言是兒魁梧當不負吾門
及貞一漸長性嗜學好為古文家言每下筆獨出冠時姚
江黃梨洲先生于海內文章少所許可然數稱貞一之文
為有戴剡源歸震川風味于是吾黨翕然無不推貞一自

一時履安先生故客及其諸子之友俱退而與貞一遊稱
顏行無敢以齒自長者貞一可謂再進而上之矣憶余與
履安先生定交在酉戌之間先生之于余其齒相去若北
海之距正平先生雖降德下交然余輩行藏語默俱奉先
生爲模楷雖友而實師之先生諸子季埜年最少季埜善
讀書其于經史之學開卷了然能得其綱領余有所疑質
諸季埜始自信雖季埜亦余爲父黨其執禮甚恭然余亦
心師之及初見貞一所爲文每得一篇欣賞竟日後聞黃
先生言益喜所嗜爲不謬常與諸君言里中後起之妙詩

推董異子文推萬貞一貞一雖跡余爲大父行其執禮益
恭余更心師之黃先生每言澗東門風之盛莫過萬氏而
貞一以其卓犖之氣出諸父之上一朝而傾其大父父客
相與披襟領契使各忘其年此其才信能絕人者獨是余
患氣杜門頽然放棄與萬氏父子孫三世交而才俱不及
遂循自讓俱欲奉以爲師此其老而病且衰姝可自感然
惟樂善之誠真有譽不容口者斯則老而彌篤者矣貞一
每謂余言吾鄉文章之事先先生倡之某願從之余數謝不
敢第貞一苦貧嘗教授三吳間歲暮始得一見今復將遠

客江右去故鄉二千七百里外約逾年始得歸其契闊逾甚然江右文章之數貞一少學爲歐陽氏之文今覽其山川愴然懷古必有進于平日者逾年而歸出其所作老夫益當退三舍以待之矣

送介公北行序

晨起入市門望見肩轂相接其人俱具心計耳目工言語然求其能辨字習經書句讀蓋盡一日所見千萬人中不過數百人焉過學舍造長者客座望見諸君被儒者之服辭讓可觀然求其粗識古今自所伏習經書義外知尙有傳世文章蓋盡一歲所見亦不過數十人焉四方名士輻輳相通謁持行卷爲贄各以著作自許公然品自然求其卓犖自持盡去俗學足登作者之堂蓋盡一生所見終不過一二人焉夫積吾一日所見至于畢生累數千萬人中

而○僅○見○此○一○二○人○此○誠○如○德○星○吉○雲○祥○麟○仁○鳳○爲○吾○生○所○
幸○得○一○見○者○也○今○乃○更○從○人○中○緬○想○人○外○而○求○諸○方○袍○緝○
盜○浮○屠○氏○中○人○此○中○所○謂○有○託○而○逃○爲○慕○其○所○學○而○學○焉○
亦○間○有○之○耳○大○畧○俱○樵○斤○耕○笠○生○不○識○孔○門○文○字○人○也○夫○
求○人○于○被○服○儒○者○稱○名○士○高○論○著○作○中○而○尙○謂○畢○此○生○不○
過○一○二○見○今○乃○于○衆○不○識○文○字○人○中○而○忽○得○一○智○者○此○其○
足○重○較○諸○德○星○吉○雲○祥○麟○仁○鳳○亦○誠○不○啻○過○之○矣○自○余○爲○
放○棄○失○職○之○人○杜○門○堅○謝○客○歷○三○十○年○獨○喜○從○方○外○遊○自○
先○輩○諸○尊○宿○外○迹○始○得○吾○明○介○禪○師○斯○真○積○吾○生○所○求○諸○

人○中○人○外○得○僅○見○之○數○人○者○也○蓋○介○公○爲○人○內○蘊○靈○明○外○
守○廉○介○足○稱○其○自○命○吾○每○與○言○卽○神○領○意○得○有○默○然○相○解○
處○與○之○流○連○忽○忘○晨○夕○方○與○介○公○期○更○一○二○年○當○相○招○東○
茅○四○明○山○中○采○青○櫺○弄○赤○石○樂○此○餘○年○不○知○老○之○將○至○今○
秋○介○公○以○奉○其○師○嘯○堂○和○尙○命○將○北○上○京○師○造○余○而○別○余○
曰○介○公○行○矣○息○壤○不○可○忘○夫○以○吾○介○公○之○才○使○遊○于○方○以○
外○卽○今○日○拜○方○丈○明○日○卽○可○授○一○拂○一○衣○吾○知○介○公○有○不○
屑○也○使○介○公○遊○于○方○內○杖○盃○所○至○亦○當○躡○履○改○席○一○見○極○
歡○吾○知○介○公○亦○不○樂○留○也○且○吾○計○介○公○此○去○至○長○安○所○謁○

爲當世上公大老開東閣坐見四方奇士歸訪江南諸故
人名流聚數日有款接所見如吾介公或更有之非若吾
鄉在天盡水飛處兼若吾門蒿沒頂意中騰騰惟在此人
也望諸公起裝介師使速歸四明慎勿與放棄失職之人
復爭此一方外友也。

徐遂生六十序

吾友陳子介翁少稱人師一時及門爲盛然常言能傳吾
學惟徐生子文萬子季埜爲吾黨所宗每云後輩中獨子
文手筆近古雖余亦謂通家諸子弟才莫過子文夫陳萬
二子人中模楷宿擅品目卽如余衰老尙得竊從諸君子
後今子文喜從此三人者游經其朔論世有賢者必謂子
文年少學日進其得良師友教益不少而殊不知子文家
學所受于遂生先生之教多也自古學日廢帖義豈儒守
兔園二三冊便爲秘本且不知戰國後何世士大夫至嚴

戒子弟不得妄讀一書旁經左氏傳亦爲鴆毒若余輩山林失職之人更斥爲不祥禁勿與通名紙一時後輩見里中諸君子師事姚江過余門輒背笑曰此數人尙圖進取何至與廢人周旋及後見介眉在史館在中國雲滄柱相繼舉于鄉始稍知治古學從先生長者尙無害進取誦訾少衰而遂生獨能命子文早事陳先生有年執禮諸父黨益使通古今以得紛紜五經從衡十七史爲可喜觀其所訓子能卓然一翻俗學之陋可謂獨出冠時余故曰子文外從良師友不如內得賢父兄之可樂也且所謂樂有賢

父兄者非第得奉教言固將以其身爲模範者也蓋遂生性篤孝友奉母繆太君善得其歡有兄伯凡遂生所養母晨羞夕膳及太君沒時具衾木飯舍之物盡身任之分毫不煩兄伯旣襄事悉以所遺田舍讓兄別買宅以居旣而兄業復廢遂生乃迎兄及巨嫂歸與比豆而食至今日余故習聞遂生處家備嘗勞苦然遂生友愛天至未嘗與人言故余亦不敢述之恐傷遂生意也遂生少治經兼工書法年二十卽慨然曰人生不能作各宰相家有瓠觚中鏡經亦可療世豈能鬱鬱從經生後耶因盡發素難以來至

近世薛趙諸家言精研其義出而治人病無不奇中遂名
重一時然遂生性蕭疏廓落厭見坐客伊優狀以故未常
輕入貴人門獨與余交甚善每過東齋卽解帶而坐相與
縱言至出確忽起卽自浮太白頓盡行歌而去而遂生年
已六十矣子文方圖上一觴遂生曰非得吾老友杲堂一
言吾不歡子文乃登余堂而請余笑曰世俗所以壽親者
率求一時在魁柄大老撰文列前後官階六七行朱書大
篆以此耀閭里耳目不問其文若何也今賢父子謬喜余
文乃辱使操觚卽余大書署其名亦不過曰東州逸老某
耳而賢父子若將以此四字當彼官階六七行得無爲閭
里所訝雖然以子文高才與滄柱諸君子同駕載史筆從
陳先生後固子文所能自取者然後彼訝者將更笑曰此
東洲逸老亦可使操觚也是爲序

一室門中和雍可彷彿汜氏二語蓋古今人至行固有適相類者耳某有族叔曰叔範先生其先自青州徙鄞南宋時凡八葉進士世以孝謹各至弘正間有曰南塘翁始徙宅于社南家門寔盛有孫諱坤元爲名諸生其孝友更著生子二長曰士楷字叔則次士模卽叔範先生也先生初讀書及叔則補諸生有名先生遂讓長兄使專治經史而身任經營內外家益饒旣而承父命使分產先生意遂循不忍答輒曰有長兄在凡田宅俱請受其下者叔則亦曰吾家一區一壩並吾弟所益吾當受其下者兄弟交相讓

不置里中間其言競嗟嘆至以名呼曰李氏兄可爲模弟可爲楷一時傳爲嘉言先生有子五人長曰如玉字敬之以明經俟補外博士次日如金曰如圭曰說俱列諸生獨少子曰廷玉使治家敬之與少弟並善事先生色養唯中三子無年然諸孫亦各自立而敬之長子曰開更年少有才社南一門家風益盛先生旣爲吾宗祭酒齒漸高彊飯每出門以屐不以杖閒居二子率諸孫共候臥起飲饌日早暮而先生申申然遂八十矣余初讀漢萬石君傳歷三世孝謹遂寢衰卽某爲兒時及見先大父參軍公與先大

中丞龍麓公兄弟並八十餘家庭款款且起必相呼各一
門肅然諸父行七人先太保忠毅公爲長先儀部最少其
孝友俱莫比至某兄弟輩十餘人較諸大父時自顧殊
不及矣至下脉子姪輩爲益不及矣今先生上自其南塘
翁下至孫開孝友無間凡六世卽如開才益高其執禮讓
益謹余私心愛之使若陶公便當舉社南一門歸誠吾門
子姪雖以先生方濟北汜幼春亦何讓焉余所謂古今人
適相類正不徒西陽董氏耳傳曰積行三世後必昌先生
門中方與八葉進士上相輝映當自今日始

壽陳太母謝太夫人六十叙

余於里中諸賢所深畏惟夔獻陳子夔獻門庭孝友爲梨
洲先生高第授葢山人譜紹其絕學自諸賢有講經之會
夔獻身爲舉首每亢首辯難四座盡傾發爲文章老氣橫
厲余嘗心許夔獻爲足任吾道之重已而知夔獻所以致
此盡由其太夫人教之也蓋余嘗讀晉書劉惔傳輒嘆其
母賢者也惔少知名時論比之袁羊惔還白其母母使勿
受已更方之范汪母亦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諸君遂比之
荀粲夫真長少經品且所交盡名士劉母旣善教其子復

能取同時名輩與其子所造相較優劣不爽豪芒真古今
明鑒婦人也且時稱袁羊洮洮清便范玄平善談各理使
真長受此亦不失第二流中人而母顧使卻之至再究之
荀君簡貴劉尹清蔚遂並參第一流此俱母善引之使數
進也而今于陳母復見之蓋夔獻少有盛名家在郭西復
當舟車所會處自十年以來梨洲先生至甬上必至夔獻
家同門諸弟子畢集至所往來過他客率當世各士太夫
人常以夔獻得事人師與賢者交遊爲喜每客至太夫人
必親辦中厨出豐膳陳帷帳共具諸君登堂見母太夫人

俱能次其高下退爲夔獻言使相資益一時師友淵源遂
盡聚其門然則太夫人春秋日高卽夔獻之學日進今太
夫人甫盈甲子後十年更進七十觴吾知夔獻所造當更
大不同是惟太夫人爲能善引之使數進也夔獻有弟曰
和仲子曰子政俱能傳夔獻之學恂恂孝謹爲佳子弟余
初與夔獻定交朔論相等余艸木之齒長於夔獻幾十年
旣而自顧歛然遂循不復敢齒遇退而與子政通婚姻是
卽夔獻之人與其所學可見矣倘吾黨今日品日仍以夔
獻比余太夫人能使夔獻受之耶幸有以教我矣

壽楊母朱太君七十序

西臯楊鄰哉介吾友萬季埜造余曰履祥有母春秋七十矣乞得先生一言以觴余唯唯然鄰哉意遠循若未敢盡言季埜爲前白曰鄰哉數與其言祥望得李先生之文以爲母觴以先生爲有必可傳之文也祥不幸八歲失其父藉母教祥讀書得補諸生祥初入學舍謁夫子畢輒歸拜吾母母慘然曰此拜當與汝父受之今汝父安在母子相持而哭所幸母春秋益高祥竊慮壽日一觴母慘然復若前日也所望得先生之文受長者誨言祥藉得豫白其母

以爲重庶吾母勉進一觴此祥所以長跪而請耳謹爲述其語若此鄰哉復出所撰母行畧一篇相授再拜而後去余讀之肅然謂楊母誠吾鄉賢母也旣而流涕曰鄰哉可謂處人倫之變矣蓋楊氏世爲鄞右族鄰哉父士直君少孤依其大母及長娶于朱卽鄰哉母太君也太君亦各家女性篤孝旣歸楊氏能主饋善養其太姑士直君以是得無內顧因賚貲出轉貨于四方適遭國難所在賊麻起士直君竟流失不知存歿何所時太君年甫三十鄰哉生八歲第台輔五歲未幾太姑亦歿三季太君日夜悲號望得

士直君信門戶婢然因攜二子往依朱氏居身挫鍼治緦課子讀書十季而學成士直君竟無信太君身未嘗著華衣年四十輒菜食苦節甚厲鄰哉痛其父平居笑不見齒嗟乎鄰哉誠可謂處人倫之變矣余嘗讀史載晉陵華寶年八歲父豪戍長安謂寶曰俟我還爲汝上頭及遭亂信絕寶哭候其父年七十不冠不昏然戍長安猶可望長安也今鄰哉茫茫望東西南北不知父歿所劉忠愍公畢命家人莫定其諱日因以六月下浣三舉諱祭然猶在數日中也今鄰哉茫茫歷上日至歲除不知父忌日何日此情

此痛卽沒齒畢天人子能自釋乎亦何能上釋其母之懷乎雖然鄰哉所望余教深矣可奈何亦惟有教鄰哉使盡孝于太君已耳詩曰惟來與梓必恭敬止謂此先人所植也禮曰手澤在書口澤之氣在栝椹謂推之于物也父母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謂推之于人也况吾母與吾父本一體也一氣也吾登堂而不見吾父所幸吾母在焉吾母亦吾父也由是而進一飯當使加甘由是而進一衣當使加溫古人有言爲人子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今積吾父未申之情事而盡申之于吾母持其欲報生我者而

併報于鞠我者之身以爲生事盡力卽以爲歿事盡思如是而人子庶可少釋乎庶可上釋其母之懷乎况楊母誠吾鄉賢母也卽使余今日微激鄰哉使立取富貴千鍾五鼎以悅其母吾知非太君所樂處之者也惟是鄰哉潛精學古得在梨洲先生門與吾黨爲講經之會師友淵源共相益發至太君壽日同里諸賢俱以良友之母登堂前執爵拜起于庭鄰哉遂進一觴太君曰吾爲先府君教子四十年今得從諸君子顏行藉聞長者大教吾可無負楊氏矣太君因解顏進一觴可無疑也季埜曰甚善非先生不

聞是言遂詮次以爲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序', '論', '書', and '目']

杲堂文鈔卷四目

書

奉答梨洲先生書

上梨洲先生書

寄黃晦木書

論

五帝本紀論

李斯論

留侯論

曹相國論

范亞夫論

傳

萬氏一義傳

後五詩人傳

石梁李先生傳

女兄文玉傳

梵大師外傳

李美蘭傳

二僕傳

果堂文鈔卷四

甬上李鄴嗣著

男 瞰 較

姚江黃宗羲選

孫世法重訂

奉答梨洲先生書

梨洲先生左右竊聞文章之事自司馬氏崛起于漢西京
古今文體至此而一變其後寢衰益靡于六朝歷八百餘
年而後韓氏起于中唐及五代之季斯文蕩然無餘更三
百年而宋歐陽氏作上下千餘年間而三君子者始得間
世而一出楞子厚曰退之生平所敬惟有司馬遷子瞻曰

歐陽子今之韓愈也。蓋斯文相接，譬若累珠貫錢，一索相引，固有如是也。歐陽氏既沒，斯文雖未盡墜地，然其言龐雜，不能一趨于正，足以接斯文之傳。豈圖當吾世而親見文章之盛，則自廬陵而後，五百餘年，吾梨洲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學，上本五經，旁羅于百氏，俱能採精獵微，得其本末，而復身執義于子劉子之門道，積內克其言，益需然而有餘。晚年所作，不假繩削而盡合自然，變化日新，無復擬議古人之迹。其所造較諸歐陽氏實爲過之。且先生年踰六十，尚嗜學不止。每寒夜，身擁緇被，以雙足置土爐上。

餘膏熒熒，執一卷危坐。暑月，則以麻帷蔽體，置小燈帷外，翻書隔光，每至丙夜，以先生所造，然猶老而好學。若此，此真古今人所絕少也。然以某觀先生平居所交一時名下士及諸筆疏，往來似俱以先生忠孝世門負海內人譽。徒外以品目相褒重，而未能確信爲昌黎廬陵重見。今日是猶瞻山巖巖而不知卽爲泰嶽，觀水蕩蕩而不知卽爲大海。凡人信名而不信實，良足嘆也。其甚者或謂吾文旣得，所傳濟南瑯琊自爲正派，卽韓歐復生，本非所重，則更末如之何矣。嗟夫，斯文繼起，其相去動踰數百年，寥寥斯世。

吾誰與語卽如以昌黎先生之才卓犖自命其文足以傳百世無疑一時所遊從能深慕而篤信之亦有李翱柳宗元皇甫湜孟郊張籍五六輩乃必俟其歿後契闊三百年而歐陽子出始從故家敝篋中發其遺集讀之而後韓文始大顯于天下是則斯文絕續之際豈易言哉豈易言哉若某之獲交于先生則已二十餘年蓋從故人萬悔菴先生所始得定交悔菴卽謂余言黃氏之文今日之歐曾也余時年少稍學爲古文已私心嚮慕之然悔菴殊嚴事先生每言吾輩若不自顧名節更無面目可過祝橋祝橋者

先生艸堂所在也及年來同黨幸從先生共發子劉子遺書傳諸天下先生因請爲證使得遙附于劉門而先生間出所藏諸家說經之書及點定古今人文集其辨別去取一稟所論若黑白較然無疑至先生每一文出輒競相傳寫屬筆揣摩思得放惠其一二獨某杜門慙慙苦風疾荒棄未能從里中諸賢時趨侍先生之側受其教誨然獲交于先生最久凡生平出處大節及所事學術文章俱隱然以先生在望心爲仰止得不實失此所不敢自昧其宿誠者也而先生更稱某近年所作以爲可教手書獎策欲引

諸左右若不容口此豈某所敢當夫文章得失自有定論雖千載而後傳之其人亦當不至磨滅但當吾世而未有知我得聞同心之言雖其文竟足單行而隻輪孤權亦自迴遑柳子厚謂退之好收召後進此事固須汲汲今先生稱某之文至謂喜極而繼之以泣自傷孤另得此而一慰先生之意固將置我于李翱皇甫湜之間也然某則自謂其衰放不學雖灑掃先生之門猶慮辱焉所幸此中賢者若諸萬陳范六七君子其才俱十倍于某今俱彬彬在先生之門可謂極盛此真昌黎所欲收召而得之者也先生

于斯文之傳豈俟數百年後耶第非某所敢望耳第公還越中遣值嘔血委頓不能報書火藥稍蘇輒一傾寫望先生愍其夙心終加篤勵幸甚幸甚

上梨洲先生書

梨洲先生函丈昨以書奉答意有所不盡欲舉先生之言以警勵學者敢再布書于左右竊聞古聖賢所以不朽者三造之爲道施之爲事見之爲言斯三者盡之矣後世儒者則謂存心養性以見此道所謂太上者也施之于事已次之至若見于言則末耳且尙此足以病道其持論多如此某則謂不然夫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不亦大乎自大易古尙書詩三百篇所記堯舜三代以來君臣盛德大業俱載之于言得以垂教于萬世後起者將從事于斯文必

本諸六藝折衷于夫子而始得與于文章之事故必先之以經學是爲載道之言次之以史學是爲載事之言夫道與事皆藉吾言而得傳則惟其辭之修言之有文若雲漢昭回爛然可見而後足傳于後世或謂顏子終日如愚而好學列七十子之首何必見于言某謂顏子獨無年耳使天假以曾思之年亦將有見于後矣然卽夫子所稱顏氏之子及其自發于喟然之嘆亦藉同門記之使千載而下尙得窺其絕學夫言之可重也蓋如此今學者稍從問道未知其中曾有所得否但見人親書卷輒以爲玩物見人

操翰輒以爲務華卽使彼稍窺放恣或有所解亦如螢火熠熠僅堪自照終生死于腐草間耳先生之言曰不善學者以想像恍惚爲究竟遂可束書而不觀而見窮經博文者以爲俗學以不學頽墜之質閃匿姚江山陰學派之下非先生豈能洞見其荒陋也然立言之體不一而其有韻之文則爲詩今學者論及詩益以爲小道不足言某亦以爲不然夫詩本于三百篇固所謂載道與事之文也子思子中庸末篇爲論道之極而其微旨盡發于詩至矣或以後世之詩其言俳儷近于雕蟲纂組故不足爲然詩人

之言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遊衍辭工而理精無出其上此非俳之始耶今
人謂既學道之後便可不費吟繹徒取先儒一二陶寫性
情之作奉爲典刑肆筆而出無復顧惜幾與禪門所謂頌
古說偈相類頓使風雅蕩然先生之言曰惡詩卹偈勞攘
于僧尼之杖拂亦既痛切言之矣夫人知學聖賢之道而
翻至放佚斯文陷于荒陋是亦可哀也已某年來苦宿疾
放廢于經學史學茫然無聞其言不足以爲信先生身任
吾道之重發于文章爲世所宗故敢舉先生之言以警勵
學者始知從造道之餘益勉力于斯文以其表揚聖賢之
學斯真吾道之光也惟先生更有以教之務進其所未足
翹企翹企

寄黃晦木先生書

晦木先生坐右某以苦風疾藥石蕭然人希至其門適先
 生同筇公過我手啓東扉歡情相接家人翦蔬治鮮分供
 二客茗酒雜行念其草草萬克宗亦來因共止宿十餘日
 藜牀帷漏克宗夜取紙粘之三人對聽風雨某病喜尙可
 忍相與久語每至乙夜時有所撫掌至大噱不止是夕肺
 爲增劇及次日復能彊起蓋自獲交于先生款然良對得
 盡所懷未有過于今日者也先生嘗註易已十之七某間
 相執問先生爲發一二俱闢章句所未有曠若發矇足豁

人神智諸家墨守訓詁曾未得夢及先生偶舉離之九三
曰離當日昃君子進德修業此其時也若不善處此者有
二不過于樂生爲鼓缶而歌則過于憂生爲大耋之嗟憂
樂旣失其正其道俱凶志荒于中何可久也某聞其言警
嘆彌日復退而繹先生之語蓋離以二爲中三近于二爲
日中之昃在未曰昃謂之小遷其至于薄暮猶未也且離
方兩作今日已逝來日猶有期進修及時不可失也今一
爲鼓缶而歌是未逼桑榆便思絲竹陶寫拊缶而呼烏烏
終當以樂死者也一爲大耋之嗟所謂生年不滿百常懷

千歲憂戚戚終日遂若旦暮之人者也不此則彼其能久
乎是惟夫子之言曰發憤忘憂加我數年不知老之將至
抑之詩曰灑掃庭內敬爾威儀尙不愧于屋漏老而彌篤
此真聖賢之學也某少遭家難幾死年三十餘苦肺氣涌
幾死自後體中嘗不舒意思蕭散間取古人能怡然于生
死者記其事得數十人名曰達終錄今作五十公便買地
爲藏真處將手植松栢引素所周施人觴咏其間以送餘
齒雖不作大耋之嘆頗欲學鼓缶而歌今聞先生之言更
惕然而興汗流竟趾自念衰未至昏病不及頓儻能力相

僂俛尙可自勵如徐塾民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可
以爲法庶幾晚節豫學以無蹈日昃之凶皆先生此解能
策我于西夕之年也餘註何時可畢望先生盡遣諸累杜
門銳精以成此書蓋五經復興盡在黃氏矣初秋之期掃
徑而待冀得更聞教誨諸不一不一

五帝本紀論

太史公作史記雖傳述古今而嘗自以其意見于叙次中
至爲帝王諸本紀質叙而已唯諸篇似無所致意可無深
考余獨三復之謂史公稱尙書載堯以來而今自黃帝始
蓋黃帝本紀質太史公之諫書也當與封禪書並讀即可
見矣自漢初學者多治黃老言至孝武皇帝時始鄉儒術
而帝更好言神仙神仙者道家之外乘也其言亦本諸黃
老然李聃一守藏室史避世而去時稱爲隱君子凡方士
所造荒怪不經不能與之附益足以動人至至軒轅古帝

大聖人又世絕遠可以極言附會竦人主之聽于是諸方士競進其說李少君曰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乃治明廷明廷者甘泉也公玉帶曰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黃帝作明堂上有五城十二樓命曰昆侖申公曰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乃得與神通黃帝鑄鼎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諸所進說彌衆大要言黃帝而天子亦遂喟然翹首

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去妻子如脫屣耳其足動人主若此今史公所作黃帝本紀簡而雅質而不侈其叙黃帝修政一曰師兵二曰疆理三曰設官四曰定曆復舉其要曰治五氣藝五種曰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材物俱治天下之大本大經爲萬世法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焉則僅一言及之不復道至後書黃帝崩葬橋山而世所傳鼎湖上仙及諸荒怪不經盡可不辯而見矣余嘗考漢書藝文志道家載黃帝書一百篇神僊家載黃帝書六十一卷所謂百家言黃帝俱一時方士詭撰以欺人主薦紳先生難言之

今本紀盡削不載而別于封禪書俱述前說而直斷之曰海上怪迂之方士阿諛苟合之徒所言不經無驗者蓋一以徵信一以斥誣使人主開卷惕然知黃帝憂勞聖人諸所以治天下如此禮曰黃帝正明百物以明民共財大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六藝古文昭然可考故其風教所被數千年不衰長老尙能道之太史公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而凡封禪書所載方士之怪迂語其文不雅馴當不使復陳于人主之前矣且上雖好神僊而酷吏峻刑更相繼起人臣救過不贍史公特于老子傳附以申不害韓非使知黃老之學一變而爲刑名其弊固然也此其愛君之誠翻覆諷諫冀人主讀其書而有悟蓋三致意焉後世曲儒寡聞淺見乃謂史公尙黃老負謗主之名此真不善讀書者也是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豈足與尙論古人哉

李斯論

余讀史記李斯傳言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將西入秦辭于其師而斯所言惟在爭時赴利羞卑賤厭窮困反覆辯口而卿曾無一言半詞送其弟子卿真無情哉已復再讀至斯爲丞相置酒百官前壽斯乃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而後知卿之教其弟子在平日也夫斯之才在諸弟子中固當桀然自見且其志在馳騫度六國俱不足事惟當用秦然盡斯之才必能帝秦亦必能覆秦而斯貪持富貴亦必至殺其身而後已故卿以

此語數相告誠至斯異日尙不忌卿于斯不可謂無情矣。今將與師遠別宣言入秦乃徒侑其辭矜其色揚揚氣盛畧無退然請益之言凡斯生平所學與得聞于師已顯背之以此人之才而始出卽如此其足自禍禍天下益可信故卿遂默不發聲但聽使去蓋至是而卿始絕斯矣余觀荀卿書其論秦曰地廣乎舜禹威強乎湯武威動海內強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凡用儒粹而王駿而霸秦無一焉而亡秦之喪于二世卿已盡言之俱爲李斯而發也而斯所以用秦竟若舉券而合之卿之言曰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亾國至亾而後知亾至死而後知死不可勝悔也斯之喟然而嘆亦知蚤悔矣然竟持爵祿之重聽高邪說自謂不能死而卒蹈於酷死不亦哀哉或曰物禁太盛卿旣言之矣然持滿執盈古人之道卿何不以教斯也余曰卿嘗述夫子之語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豈斯獨不聞耶嗟乎李斯始羨肥鼠終死狡兔斯之耽耽富貴至死亦禽鹿視肉耳斯其猶人哉

留侯論

張子房與客徂擊秦皇帝中副車蘇文忠公謂子房以蓋世才而徒出于荆聶之計故圯上老父教之能忍以就大謀余謂蘇公此論非能得子房之大者也蓋子房善學問人也特以先人相韓五世盡散其家財圖上爲大父父報讐強秦而子房中嘗學禮淮陽禮曰父之讐勿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子房初開卷惕然有動于中卽義不可忍且秦方自極凶威海內方頽首囚氣莫敢與抗此非有隙可乘所當強忍以待者也卽秦皇帝能居禁中不出亦

無如何今幸其東遊遂與所結力士奮擊之道上雖誤中
副車已足挫其聲威先奪其命使六國之遺臣故族死氣
復揚數年之間姦馳贊歎子房自謂使天下震動政在此
時史曰初發難自陳涉而其實倡于子房也夫儒者學
經躡躡循其末節子房人傑讀書能知其大義所在余故
謂古今善學禮未有過于子房者也觀子房從老父周旋
應對宛然侍長者杖履蚤暮子房真禮讓人也豈俟老父
教之哉獨是秦皇帝方大怒求賊甚急而子房已與力士
俱去從容步遊坦然若無事可謂甚奇喜其事俱在圜上
則子房之奇殆亦天授哉

授書以前使不\\然人必謂其從老父得神術幸脫身矣然

則子房之奇殆亦天授哉

曹相國論

曹相國治齊以厚幣請膠西蓋公既至相國避正堂舍之
卒以其言治齊大稱賢相夫大臣禮賢用其言爲治事多
有何至虛其正堂不敢居以舍長者奉之爲師是則蓋公
所以贊相國治齊不亦大哉余則謂蓋公非能有益于相
國也蓋公但能心會相國意耳夫相國以列侯功臣第二
身相大藩豈不能自以其所治治齊而必盡召長老諸生
與議此相國之讓也然相國雖集諸儒與議而其大指在
安集百姓如齊故俗相國但以此質之諸儒耳而齊自稷

下先生列大夫高議康莊之衢談天闕辯尙有餘風彼親見相國徒善攻城畧地齊七十餘縣俱爲所下以戰功起家非能濶達事體而其言復無甚高論足以服諸儒之心故所言人人殊亦齊故族使然也于是相國聞膠西有蓋公其人名重齊人所共聞而善治黃老言可用以爲助因使人厚幣請之一見與語而蓋公已心知相國意遂爲言治尙清淨合道相國卽處以丞相正堂身執弟子禮使齊人共推爲老師祭酒如其故事相國因謂盡用其術治齊九年齊國安集其奏治遠如相國初議蓋相國惟藉蓋公名崇其禮以服齊人而蓋公亦自泰然處之不讓蓋兩賢各以意相會其深相得如此異時相國入相漢治天下壹遵蕭何約束載其清淨然則相國初奉蓋公後奉文終公其意一也余嘗讀齊世家言太公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周公聞之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今相國所以治齊亦然相國復而奉一太公望也豈伯敬亦嘗讀書哉

范亞夫論

君子論史至楚漢之際曰若西楚范增可謂忠其主矣夫
人臣之義秉一心而不變而成敗不與其中者也方劉項
並起漢將相若淮陰曲逆輩多裴徊兩主間朝事楚暮事
漢能善審成敗以決去就此所謂智士也非忠臣也居勦
人范增初以奇計事項氏及項王畧地至戲西兵四十萬
威震天下其跡霸上軍直俎肉耳當時強弱之勢昭然易
見卽淮陰曲逆諸君尙未卽就沛公也乃亞夫獨謂沛公
入關行仁義其志不在小吾望其軍皆爲天子氣是惟亞

夫能豫知沛公其人非常。迨天所命也。此誠不以強弱論人。可謂非智乎。且當時成敗若博者。然非此勝則彼負。亞夫能識沛公。則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亦已明矣。不可謂非智也。而乃說項王使急擊之。夫天命不可爭也。天子氣非可擊而散也。亞夫明知沛公志不小。其氣俱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而仍使項王急擊。勿失此其心。惟知有項王也。不以成敗與其中也。亞夫可謂忠其主矣。項伯馳告子房。招與俱去。子房曰。沛公事有急。亡去不義。漢之有子房。猶楚之有亞夫也。其人俱非淮陰。幽逆輩所可望也。臣矣。

議者乃謂亞夫徒以奇計自居。昧于天命。不知亞夫非不智也。以忠掩其智也。君子曰。若西楚范增。斯足稱骨鯁之

萬氏一義傳

鄞有女子而烈丈夫行者曰萬義。顯字祖心，余嘗讀萬氏家乘所載國初四忠三節一義諸傳，其一義謂義顯也。義顯，祖明威將軍斌初從高皇帝起兵，後北征力戰，歿于陳。父鍾襲寧波衛指揮，死。遜國之難，有一女二子女，卽義顯。子曰武，曰文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則鄞人所祠。射龍將軍者也。將軍嘗哨桂門，禦倭乘夜坐樓船，遙望見兩炬如礮，禱光射海水，漸近。將軍意謂倭艦，引大黃射之。應弦落其一炬，則龍睛也。龍驚翻海水，數十里樓船盡覆。

將軍亦乘潮上下爲神精響常見土人因共祠之將軍旣
死母曹太夫人在堂嫂陳夫人無子而將軍妻吳夫人有
遺腹無何免身得男曰全時祖心以慎擇偶盛年未嫁適
有議昏者祖心因見萬氏門祚單微廼喟然曰吾家三世
死國事者四人俱不得寸骨還葬今三嫠婦主家而所遺
孤在乳下微宗血脈之係在此一兒吾若行則復失一臂
萬氏其危矣且吾以一女子畢身不字其所損幾何古人
曰立孤難吾彊爲其難者于是謝媒氏絕不通而家人亦
思藉祖心力遂不奪其志祖心爲人甚賢而有智日夜回

三夫人撫兒兼治家營立門戶親機絞暇則焚香而坐寫
孝經女誡各一通閨門內外肅然全年及成童遂嗣父官
時曹太夫人尙無恙手書訓示全使勉力忠孝善承先人
而祖心更使全習古兵法并歷叙先世諸戰功及死事狀
如見每全退食輒詢其所行得當則喜語言異他時稍不
合卽怒爲之不食全長跪謝不敢乃已由是全感激更爲
名將後三夫人者俱高年祖心亦逾七十乃卒垂死顧謂
全曰而無負國家吾得下報先人矣全哀號喪之若妣復
手表其墓曰全幸得自成立奉先人祀麤知臣子之道俱

奉姑教也。後萬氏子孫祀祖心，使與射龍將軍列坐奉嘗。世不絕。樊史氏曰：余既讀萬氏家傳，復觀其遺像，列世冠冕，惟射龍將軍像戴兜鍪，朱纓撒首甲，而臂大黃狀若天神。及觀祖心像，大布衣，頭裹男子巾，色懔懔，懷霜無婦人氣，爲肅然久之。噫，何其多奇也！近輯漢語載壽陽女子張雨蚤喪親，遂立志留養，無第二人教，使通經起家，兩竟終老不字。此其事與祖心絕相類，卽古列丈夫亦奚讓哉。

後五詩人傳

後五君其人，風格益奇，而身後詩文並失傳。里中亦漸不知其名氏。蓋山隆萬以來，吾鄉文章之事無主之者，遂使諸賢任其淪沒。余爲苦覓其遺草畧得生，平日胡處士一桂，吳山人士瑋全公子大震，吳先生應雷，孫山人儀。

胡處士一桂，字百藥，萬曆中詩人，隱居不仕。余初見甬東詩，括載百藥詩九首，風華高綺，自然可愛，爲錄存八首。意中歛然，思得盡百藥詩，徧覓久之，復從友人聞崑泉所得。

其四言詩一卷奇文與義識學兼造當是焦延壽一流為
後來詞人所絕無者讀之驚賞彌日其思得盡百藥詩文
益甚既而知百藥死久矣有子曰傳字麟翼亦能詩周貞
靖先生東苑山中麟翼常往來其間佛燈魚鼓時與共之
麟翼來則負一橐中藏百藥遺草及所輯三百年典章四
方文獻凡二十餘帙麟翼時與人誦其父詩及他所著作
欲去即負其橐去山中人無為錄存副本者今麟翼亦死
矣求其橐中書絕不可得余每屬人入山覓百藥遺草至
跪請之近乃知麟翼有女嫁為農家婦在山中往問其家

云前四五年尚有殘藁數本在織筐中今漸裂盡矣唯鈔
得麟翼詩數首嗟夫百藥竟已矣夫以百藥之才格義理
通古今使盡出其一生所作當有可觀而奄然散佚使名
氏亦并不傳能無惋惜雖然自數十年以來斯文板蕩海
內著述家盈篇巨策固有為天吳所沉為祝融所酷為長
恩所不守為鐵脛銅馬人所蟻其刃血遂已過如列缺棄
如焚燹飄如飛廉蒼狗無復落在人間正不知多少今百
藥猶得存此一卷詩使後世與易林繇辭並讀人風放悲
愴想其餘斯猶百藥之幸也且余于百藥力亦盡矣

吳山人士備字潛玉號曰笨子爲諸生數試有司不利遂
挾其詩客都下足跡徧吳越豫楚間常自負才氣喜與奇
人魁士交人亦翕然稱之嘗過文江時鄒南臯先生方歸
里門笨子上詩有日到來天地傷多事歸去江湖尙有人
一時誦之鄒先生爲叙其遊草曰文江詩選笨子老客溫
陵食荔支甚酣數日中作詩百首名曰荔品百詠余所見
笨子詩此二種而已聞其他著作甚多苦覓不得客有過
余論詩者曰先生甚喜笨子詩何句最佳余謂笨子詩如
曰身老喚人看國色此語意極佳亦極可歎余近來看年

少中奇文字自顧衰年不能爲揚聲輒呼諸名士讀之坐
上有名酒以病欲飲不得使吾友盡觴望高崖峭壁患氣
不能上促同遊健者造其勝俱與笨子同此懷也笨子又
曰寶懸空壁老馬隨人看種田詞義亦極愜愜

全公子大震字二何玄洲學士次子也少負異才治詩古
文詞精書法身旣貴公子性任誕復爲吳中勢人壻婦裝
數萬二何隨手而盡里中陸文虎先生最持標格獨心折
二何與通婚姻旣七試不利家日貧落托因作客長安中
久無所遇益放浪自廢其後竟客死故人家識者哀之余

少時嘗見二何樂府七言律十餘首詞甚橫絕可喜及余
客白下館太常莊漢曉先生官舍中見二何數造門莊先
生必爲設食將徹出袖中一油楮裹其殘炙去率如是其
客窮至此相去三十年余始選甬上耆舊詩因憶二何諸
作從里中徧索其遺草所錄示率皆俳誕漫語與余向所
喜絕不類久之乃自其從弟完自所得二何存集十帙之
四急發而讀之見其詩文雜鈔畧無去取卽訟詞要曲詈
僕罵鬼涕唾夾恩無不錄其中二何自題卷首謂萬不許
示人使後生輩得入其室窺見老生生平其語良是余因

念二何平日詩文旣不能自慎擇所僅傳者又俱其晚年
譁浪幾使老氣盡掩將來風雅豈尙有二何一坐心竊傷
之乃特爲洗硯正席取四帙中詩審定之惟存其本色蒼
健者三十首其餘刪抹至盡然後此老身後精響始大白
于天下若自今日始得一詩人焉憶初冬梨洲黃先生相
過見余選里中詩輒問所錄全二何多少蓋黃先生猶記
文虎之言也余時尙未得二何一詩默無以應今日始可
以答黃先生矣至余少所見二何詩終無一在者乃知所
亾六帙正有妙絕處行苦覓之第余于二何詩卽未得盡

存其可傳者而已。得方去其必不可傳者。此則余愛二何宿心也。卽二何而在。當許以此卷示人矣。

吳先生應雷字鼓和號曰青寰爲諸生家貧授經世居甬上。凡甬上諸生無不出吳先生門者。先生雖日爲諸生論說治經生業。然几上獨置杜工部集。每歲以反故紙立一冊。凡有所作輒書冊中。有事則藏諸巾箱。方去卽其家子弟亦不知先生日何所作也。久之先生故人子及諸生與其子謀俟先生去竊發其巾箱視之。則其所作詩艸也。紙背中淡墨禿穎幾不可讀。因各取一冊疾書之。仍置箱中。

此後見先生裴回戶庭間。口吟手畫。始知爲作詩也。然絕不以示人。聞人論詩輒不答。唯見人以詩書扇上贈人。輒蹙額曰。奚自苦。但持一素扇贈人。亦得生風。奚重廢筆墨爲。竟藏其詩。至老且死。終不自言。嗟夫吳先生生不得與葉鄭朗楊伯翼同時。其目中所見鹿鹿誰足與語。故獨抱其詩。并枯壁壞蠹魚飽篋中。終不肯使單章隻句輕上俗人口。此其力堅其志。矯寧身後千百年。得有一人知己。不恨亦可謂介之甚。果之甚矣。去先生二十餘年。余始錄甬上耆舊詩。適允誠出宿錢氏。錢氏賢者二戚。戒三卽先生。

故人子因出鄉所錄詩數本夜讀之中有經吾友錢退山
點定者允誠爲驚喜錄百餘首來賞嘆彌日卽余門中向
與先生往來者聞其能詩俱大詫不信嗟夫吳先生誠異
人也雖然先生身後甫二十餘年侯芭尙在已有能讀太
玄如張河間者吾知先生更喜過望矣

孫山人儀字象可世家三茅象可自田間起年十七爲諸
生時繼社長嘉則先生郡中名薦紳余君房屠長卿沈箕
仲諸公尙無恙象可徧造其門歸益精治經史學馳騁古
今習國家典故旁及稗官星緯三氏家言無不搜獵數試

有司不利客于京師當事欲論薦其才竟謝歸象可性廉
介自持初學爲詩不喜摹唐人音格見當世所稱前七子
後七子輒唾之喜在佳山水間每所過酒家梵舍常作詩
題壁不署姓名時周貞靖先生方爲孝廉偶過某寺見壁
上句一讀驚喜起拜因日誦其詩初不知所作何人也後
周先生中進士出官嶺外聞象可名因延與同往兩人舟
行相論詩甚驩一日象可出所携借竹樓集周先生發卷
見有題某寺壁詩卽舊所誦句也更大驚喜重起拜由是
兩人恨相見晚其論詩益歡凡所唱酬有一語稍近世人

輒動色相告務力去之至于三濯髓方已周先生方刻象
可詩身中謂吾費民間數片木傳孫先生詩亦不損廉會
以事忤勢家解官遂不果象可歸卒于家年八十餘聞所
著惜竹樓集甚多不得見唯得其清海吟二本爲周先生
所點定余錄其不甚切僻者得二十首

石梁李先生傳

先生名奎別字石梁世董人少爲俠常白日殺人市中得
脫後十餘年始歸更折節好讀書通大義尤工于醫上自
內外旁經以下至諸名醫家言無不畢覽心揣摩手追盡得
其妙故先生所爲醫能窺見藏府所全活不可勝紀然先
生終不自言凡先生所定方無不原本經術善變化古人
一日余同舍生偶墮指爪凡上長寸許遂誤吞之噎喉幾
死諸醫者俱不能下因走問先生先生曰試剪諸君指爪
煨服之可銷也已而果然余問先生曰此故方耶先生笑

應曰不然此內經所謂衰之以屬者也聞者畢服先生尤好古金石器及收近世諸名公墨跡所居植草卉數十百種手自培灌喜交一時名士望其冠杖無不欣然相接當甲申前二年先生過余艸堂止宿劇譚及夜分先生從容謂余曰江南行及亂矣吾老或蚤填溝壑不見子宜善藏其用可蚤卜山徑得犇地十畝植藥味果蔬足代穀食者因條次物性及所補節候計一歲可充十月糧余時心然之後二年國難作江東起兵先生適已卒年八十三中某堂氏曰余尚得交先生十餘年先生蓋有道者也然里中雖知重先生醫俱相指曰是能治危疾者病必垂死始一延先生先生力能起之或知其必斃心不忍彊一投齊而竟不可治于是前所雜治之者遂背譁曰李先生殺人悲夫天下事使庸者試之已壞然後使善者救之則已壞矣乃曰此善者終壞之也悲夫

女兄文玉傳

女兄文玉先儀部公長女也先邵太孺人年十九而舉玉
生數歲知書能辨古今大義婉婉常依膝下太孺人難于
得子年三十甫舉一男復失祿太孺人驚患怔忡數年復
妊玉念太孺人中年恐所舉非男病瘁發且不可保日夜
禱于天至臨免玉身踞井水上仰呼天脫聞母疾作輒自
溺井以身代及免身果男卽某舉家相賀玉愛兒與太孺
人遞抱持方某五六歲未就闈玉日與某畫地共彈小几
席教使操筆解字義與讀史本忠孝事三國小說發兒神

智玉年十九歸東臯丘氏丘本右族與郡中大家世通姻
姑陸太君寡居善以財自衛能持門戶婿讀書然富家兒
性豪喜鮮衣從蒼頭所往來過客盛供張玉入門善覲太
君意三日卽盡出奩中所有簪鈿華勝他金玉華鞋縠襦
唯太君所宜卽取之太君大喜曰吾只一嬖得如此吾足
自娛矣玉事婿益順初太孺人使一婢從嫁旬日間僕自
丘氏來太孺人問新婦何所作曰方擁篲掃卽問婢安在
曰與婿坐牀上太孺人怒呼婢歸撻之更遣一婢往未逾
年玉更使此婢爲婿妾諸丘氏宗屬內外無不稱婦賢會

婿將就試台州舟楫甬江泝諸人俱爲祖行婿微酣登舟
行不數十步忽大風起船覆同舟十餘人俱溺水婿家有
一僕習潮能出沒海中是日亦大醉從水中尋抱主不能
躍遂同死其餘俱得出唯婿主僕二人逐潮併失其屍玉
自東臯聞信驚號二十里遙望江潮輒舉身踊赴水爲左
右所持哭呼江上三日夜不沾勺水乃復奔至江口對蛟
門狂呼忽有一屍與潮冉冉來逼哭所輒逆不流小舟爭
漉之果婿屍形狀猶未壞可辨須臾併得僕屍玉爲治含
殮如禮哀慟屢月不輟聲造有舅某來跡玉私慰女曰兒

甫逾二十甚少可徐作後圖奚自苦玉聞言恐有奪其志者輒自取火鑊面斷被髮勢割四體取所御珠玉釵珥撒道上裂其綺繡數數騰跳奔江上家人禁不使出時夜起騎屋瓦作招魂聲如是在歲餘力既盡乃忽僵爲瘖不動不飲食自喉下至腹結如石如是復歲餘先公徐謂玉曰前舅言大懼豈有吾門女子可作異圖但汝上有寡姑且丘氏之後未立此俱汝大事汝能聽我彊藥食俟他日事成卽聽汝着逍遙服自老亦可也玉始首肯先公乃煨礫石爲丸日進二七復歲餘體中得漸復然遂不作嬾裝斷

肉食常幅巾衣大布衣往來姑家父母家人見女苦節過厲無不哀感至泣下時先公三上公車不第久客于外先大父叅軍公王母史太夫人年俱八十餘玉時代父起居丘氏宅臨河多木族玉日使人伺舉網得鮮卽馳奉史太夫人餐太夫人嘗患痢玉日侍稱藥扶臥起發跡廡牖諸孫曾十餘人俱從玉問太夫人痢下色紅白已得糞未病幸止及先公中進士出爲潮陽令將之官陸太君曰婦性至孝今父母俱之官嶺外倘異日婦念親宿病復作奈何今吾尚未老可自持婦但從之官舍得出門散懷可也踰

三年玉歸玉爲久疎太君寒暄奉事彌謹太君病頭瘟玉以臂枕太君太君眩不省玉體伺太君氣息不敢動踰三日太君薨見身仍在婦臂中相持而哭後二年太君卒玉已前爲太君起墳以壻附葬爲壻植松栢立從侄一人爲後玉謂某曰吾自爲丘氏媼姑媾待我並如上客今得爲立後諸事粗畢但從汝求一女爲所後媼兩家世相依使丘氏門不墜吾藉可報先人地下矣某敬諾請以長女爲子婦已殤再立一子更以次女爲其婦玉從此蕭然不復問家事矣未幾國難作郡中士大夫獄起先公械至虎林某亦繫蛟關艸堂俱籍有司太孺人而下出棲旁小舍中玉匿余一女于家日具飲食供家人與太孺人謀得金錢遣人微從先公給用及某解鎖奉先公匱還葬畢玉更謂某曰先公昔許我吾自立丘氏之後卽思出世不圖復遭國難今先公已盡臣節汝幸無恙得爲鮑永李燮大義一門吾但當着道逢服自了吾事卽太孺人念我尙可相見無憂也家人以玉志堅不復強留玉遂入山自去髮爲沙門是年四十有二僧臘以後見外傳

杲堂曰某少時見姊悲號而夫屍行于江壹何奇也及其

毀體髮陽狂復爲瘖三年以自厲其苦節示不可奪此誠
古人所甚難者也彼爲人臣主亾而事二姓斯義不及女
子矣

梵大師外傳

梵淨大師諱入宗卽某女兄文玉也事見前傳師生有奇
慧能通釋書數歲出痘甚稀未幾復出熱發瘖所言皆若
禪門偈橫口而出年十九歸丘氏踰年輒置所媵爲壻妾
常思出世及壻溺于江守志厲陽狂欲從死爲瘖三年先
公諭使立丘氏之後卽聽出家師乃彊食起裹髮作道人
衰時年二十三嘗從先公官嶺外自閩之粵陸行十餘日
師念輿夫勞置錢數緡與下初過市輒語輿夫曰汝能飲
幾何吾輿中有錢任自取輿夫爲取數百錢縱飲匿其餘

如是日日使取之與夫慚取足市飲而已至行盡悉以所
餘錢散諸役夫後吾鄉人道由此無不述其事師喜讀六
祖書得其妙理在官舍日遙望曹溪上辦香先公爲小築
東山供六祖相償師願有客饋神守數頭師放諸池中水
深後復放之師每臨池作梵語施食俱浮出水面及師將
歸以巨筐置石沈水中咀曰吾去汝曹恐不得生若欲活
可自投筐中須臾引出筐諸鱉悉在乃更放諸海嘗見道
上所棄壞菟器其底俱書某年製師驚曰此國家年號豈
容踐踏爲拾置一巨箱至滿及抵舍先以橐歸丘氏家人

竊謂師自嶺外來所裝必金玉重器私發之則磁底而已
俱大笑師自歸爲丘氏立後起兩世墳稍畢卽不復問家
事性閑曠于世無所相關嘗大書于壁曰心纏諸法故諸
法繫我我心無纏則萬繫斯解見者以爲名言丘氏固世
以財吝于矧及師善施他遺貲俱盡唯餘所居宅雕欄綺
戶一夕爲火焚師在郡中聞之撫掌曰吾自此胸中無一
毫一礫矣誠可賀也初師起精舍山中與趙夫人居山翁
相上題曰在中菴自先公殉國後卽辭太孺人出家居此
菴方薙髮時聞空中奏梵聲塔前聚長神芝數本相從披

衲者十餘人師少叅密祖亦事無能律師後從白雲鹿門
大師受戒徧禮名山詣大老宿契妙心蕭散自得每入禮
方丈譚笑相對見學者強作問答輒笑之曰此吾本分事
且須自了何至沿門徧乞諸公喜其解脫俱稱為上器嘗
謁山翁老人是日諸大弟子集座下老人指師顧謂門人
輩曰爾曹雖出世稱善知識然此中瀟灑俱不及此道人
有一侍者某本名家子初出家老人使爲師禮足例沙門
不拜比丘尼老人獨言此道人豈復有男女相所當展敬
奉爲人師其推重若此自後從學者日衆乃于城中構爲

戒味菴使巧匠作諸佛像師曰彼匠家能持一片木造爲
莊嚴此其目中腕中已先具一大人相也便當以佛事之
因晨夕向之膜拜供以上客饌以是諸寶相成並極滿好
師每入山所過小淨室蘭若俱爲立像建刹旛凡作募言
不自量有無必諾所請嘗爲東林僧營金錢得若干適西
林僧至師謾問之曰曾爲上人許作某佛事否此僧亦謾
答曰有之未及請耳師卽盡取金錢與之次日東林僧至
師笑曰無矣且俟異日曾有一沙門論師曰梵道人作檀
那不必常有而所施已徧若必待其有然後許必待所許

然後與便非此道人事矣。聞者畢服。且師行施。不僅在釋門。嘗云。供三寶。與供貧病。同出一田。何分彼此。凡宗族內外。待師舉火者。日有數家。余所往來。各士其貧者。更念之不置。晚年已嗣法。天童。然宿愛閑放。見同輩中。執拂。從一杖。卽避之。每敝衣入門。必有兒數輩。從索果餌。或自拊掌唱。蛾眉最苦詞。使群兒相和。諸近事女徒。各製方袍巾履。作供師。欣然服之。數日後。卽仍敝衣矣。余有贈師句曰。壞衣山鳥識。空盜路人知。師笑誦之。謂此二言。能善狀人也。已適得微疾。遂斷食。月餘。起盥沐。作辭世偈一首。怡然而

逝。卒時。所服衣被。什器俱闕。人物惟餘質帖數紙。方師病中語。諸門人曰。天下卽兵起矣。善守我佛相。如是日言之。時爲癸丑。末秋。後數月。兩浙俱被兵。戒珠菴亦割爲營舍。唯供佛一區。僅存。始追味師言。得年六十有八。僧臘二十七。

杲堂曰。某已作女兄文玉傳。復作梵大師外傳。以其出處事不同也。嗟夫。師在人中能執古今大義。其出世復得釋門第一義。他離離絕塵。則俱在人外矣。余特爲重叙。冀得畧存彷彿。終不能舉十之一。如其人固斯世所絕無者也。

李美蘭小傳

李美蘭，鄞人，果堂第二女生。于粵之潮陽，少奇慧，善解書。義性孝，處父母側，婉婉迎人，率常著大父郝前時。余姊，菴人，師尚未出家，有鬻子曰瑜，字觀日，遂以蘭許之。及蘭年七歲，家難起，先公械至虎林，余銀當閉，蛟關破，櫪中艸堂盡籍，有司家人出，依傍小舍，蘭每問父，今在何處，輒慟絕。禁口不肯食，家人苦相譬解，乃日進薄糜，數口終不啖，飯餌及余破械歸，幾七十日，蘭牽父衣相持哭，是日始一餐。余憐其幼志，爲作烏夜啼，引使蘭日歌之，音最哀切，輒泣。

下。蘭稍長益從余讀書達大義余宿有肺疾前歲更益大
涌幾死蘭侍余日手拊余背不解帶數月每午夜出露禱
北極百叩首願以身代梵大師延高僧十餘人爲余懺過
蘭出禮佛脫簪珥徧拜諸上人涕泗兩面無不奇之。年十
八始歸觀日性固婉順與觀日相得驩甚丘氏固大姓宗
人數千無不誦新婦賢者次年五月閩中樓船泊海口東
臯被搜牢流血百里時余久移家入城觀日卽居余艸堂
去城二十里兵驟至倉皇無計乃與丘氏宗人各載一舟
共匿曲港間俄傳有健兒數輩尾至隔數百步外遙見白
刃爍爍然蘭顧謂觀日曰事恐矣君但疾行毋顧我毋顧
舟中襄觀日尙未卽去蘭起起語曰丈夫子奚不蚤自決
此無益徒共斃耳若不行吾當先赴水觀日乃去不顧蘭
望觀日行數十盍始與一姥共輕身躍登岸更從他道行
俄健兒至見舟中滿爭解橐中裘分之遂無意追逸皆因
得脫而丘氏宗人各攜重囊相牽顧死者百餘人余時已
遣人四出迎蘭歸觀日亦來爲具述蘭語家人大驚曰蘭
在家爲文弱女子不意今段強斷乃爾或謂觀日曰君卽
先去亦當稍卻顧且金玉寶器可少挾要中奚至裸身來

耶蘭笑曰觀日正藉有此古今人不得全身率坐欲保妻子不能自棄財耳聞者畢服蘭竟依父母居是歲冬以疾卒年十九丘氏李氏皆哭諸凡識蘭爲人無不垂涕蘭平生與余語款款不能止及垂死二日中竟不發口梵大師曰此兒至孝大忍情恐遺語益傷父心耳
某堂曰余見近日士大夫平居談天下事奮衷忼慨聞者太息及稍遇變竟細繞不能自決卒致顛墜盡然矣况難起倉卒白刃在前而蘭以一少女能烈然內斲卒全大義不亦難哉自可以媿天下矣

二僕傳

余家有二僕一曰任瑞一曰孔瑞任體長能飲解音律性甚黠喜逐輕薄兒遊孔狀黑絕短小而其中猾母弟俱依余家余家待此兩人俱甚厚及亂後此兩人以余家失勢遂謝去任僕投海道門下爲夜不收孔爲某副將營健步其後先公蒙難械至西陵余亦身坐繫太夫人使人持金錢微隨先公爲給用適任僕以事至省因乘醉呼主人名謾罵欲遮奪所持錢余故人在西陵圖援先公者俱徙舍避之竟分所齎財方已而孔僕在家時引營中二夥將突

入余家強取器物去復爲告匿狀投副將逼取余家數百
金以一貂裘獻將官兩賊畔主之惡至此未幾某副將移
守台州孔僕從行間使其持急書至省下投大帥府此僕
行數日見塗中一人刀筭負囊稍稍相就與語知各爲某
營健兒齋書至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舍對飲臥一榻次
夜其人益大買酒挾囊中取牛鹿脯縱飲約拜香燈幾夜
半方各酣寢行至錢塘其人曰若先渡江吾待後曹須半
日次午與若期飲吳山某酒家孔遂與別而孔有一子在
省間與父遇大喜因共齋書投帥幕大帥坐帳中發書忽
大怒立命人俱拽出斷頭此僕惶急不得辯一語父子頭
已竝落蓋塗中所遇健兒乃山寨謀者持諭降檄方夜半
酣寢時已潛易之矣任僕爲夜不收數年以罪逐除糧任
且喜縱博大嚼室中罄然至是貧益甚鞮笠俱償酒家苦
無所投日擁敗絮空腹臥一榻上無面見人一日偶出門
不歸比曉人傳南湖水面有一屍抱一陳屍並浮出其一
屍卽任屍也俱謂此僕不能忍凍餓自投水死或曰此僕
行遇一故酒徒與飲得醉歸黑坐湖上橋意謂其家榻上
仰臥墮蓋橋下石故其屍腦碎或曰人有溺水死者其魂

常。鬼必得。此奴醉後坐步口爲鬼拽入水中。故與相抱出二者俱有可信。某堂曰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死卽彼亦不自知其所以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惡人誅畔主賊是亦大奇也藉以余之弱力而手此賊斷不能盡其罪若此噫乎可畏哉可畏哉使不其然則廝兒竈下傭俱得日侵其主人矣。

卷之五